

乙 册

用 搗 娃 題 修 題 系 題 文 題 進 題 究 題 研 題 更 題 出



立 施 煎 明 請 提 意 見
 亦 登 府 門 便 供 等 片

北京師範大學交流材料
1956—1957 學年度第二學期

文学史第二十五讲

B. 5. 柯尔尊

符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
罗连科 (1853—1921) 的创作道路

柯罗连科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列宁把他看作是“进步的作家”，民主主义者作家，因为在同专制政府和反动制度的斗争中，他的创作曾给与俄国社会以巨大的支持力量。

柯罗连科是高尔基的导师之一。高尔基在其他一些著名的和与自己接近的俄国作家中向对于柯罗连科是另眼看待的。高尔基关于柯罗连科说：“他……对我来说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所遇到的千百个人中的最完善的人；对我来说，他也是俄国作家的理想形象。很长的时期不会有像他这样的作家。将来是否还会有呢？……我对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任的情感。我国许多的文学家都是友好的，但是其中没有一个能使我对他产生如此尊敬的情感，正如我国柯罗连科第一次相遇时使我对他所产生那种尊敬的情感一样。他当过我的导师，时间虽短多久，但总是导师，而且直至今日依然使我感到骄傲；我这样说，是丝毫不誇大的”（高尔基，1925年10月8日致柯罗连科的信）。

在柯罗连科的风格中，非常动人的是他的严整性和高度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无论是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或在他的政论中；以及在他的生平功绩中都曾表现了出来。柯罗连科在作为政治流刑犯被充配到极北地方时，曾经历了许多的体验。柯罗连科的创作是在文学中颓废教潮流迅速加剧的时期中展开的。但是他仍然忠实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伟大古典作家的道

训，继续维护和丰富批判现实主义。

柯罗连科是几·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布尔扎克以及许多其他著名作家的同代人，他们的创作是与俄国历史的转变时期（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相联系的。柯罗连科论及布尔扎克时所说的一些话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适用于他自己：“他的生活和作品同出于一个源泉；所以在谈到他的生活时，就不能不同时谈到他的作品，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X

X

X

符拉基米尔·如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生于热托米尔市的一个县级法官的家庭里。父亲出生于贵族，但是柯罗连科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农奴。在家庭中充满着民主主义的气氛。在父亲死后，家庭又遭受了巨大的困难和物质上的艰苦。

柯罗连科的家庭是和睦的，有着尊重劳动的习惯，真诚的精神和对自然的热爱。柯罗连科是在与普通人们的密切交往中长大的，他终身都铭记着乳母所讲的故事和童话。后来就在私立寄宿学校中，在热托米尔市和罗夫诺两地的中学中继续地学习着。在求学的年代里，少年的柯罗连科曾详尽地了解过沙皇俄国的醜恶的生活。

教师B·阿夫几也夫对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给他介绍了屠格涅夫，涅克拉斯夫，陀基津，屠格涅夫，比谢尔斯基等人的作品。乌克兰诗人T·舍甫琴柯的短诗和史诗引起了他的“热爱和讚美”。而杜勃罗留波夫和别林斯基的论文在他的世界观中都引起了转变。“我找到了自己的祖国，当我读过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时，——柯罗连科写道，——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和主要的教师”。别林斯基对他也成了“最高的权威”。

第二十五讲

他的论文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作家的美学观美的内容。

柯罗连科在下面的话中强调指出了俄国文学对于决定他终身的创作的巨大意义。他强调说：“我那时找到了自己的祖国，而俄罗斯文学首先就成了这个祖国”。

柯罗连科的艺术思维，形象思维的才能很早就，而且是很有力量地就开始发展起来了。他是先在思想上描画出一幅图景，进行叙述，斟酌好“语句”，但还不急于马上把这些转写在纸上。

在1871年柯罗连科在罗夫诺县中学毕业了，并获得了银质奖章，而后又进入了彼得堡的工艺专科学校。他非常勤勉地热心于学习，很喜爱当代的先进杂志“祖国记事”。这份杂志当时是由谢克拉索夫和薩尔蒂科夫—谢德林领导的。

生活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柯罗连科曾得了重病。两年之后，他的家庭迁居于彼得堡。曾不得不抛弃学业而偶然地给人作些制图和翻译的工作。

在1874年，柯罗连科来到了莫斯科，并进入了彼得农林学院。著名的学者K. A. 季米良模夫成了他的教师，柯罗连科渐渐地参加了大学生的革命运动，倾向于民粹派。因为积极地参加了大学生的学潮，他就被流放到伏尔加德斯科省去了。不久，流放就以让他被警察的监视下居住于克隆斯基塔楼。大约一年之后，柯罗连科就回到了彼得堡，并进入了矿业学院。在这个时期他继续倾向于民粹派。他用以下的话表明了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兴趣：“改变自己的生活、思想要与或多或少有些预先的改变整个社会的计划有关的”。

柯罗连科是非常关心先进力量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一切事情，他曾参加过大学生的集会，参加过谢克拉索夫的葬礼，

被逮捕过。他抱有了“到民间去”的决心，因而学习了制靴的工本，他尽力想同普通人为，同手工业者接近。同时文学兴趣也以引导着他。他从外文翻译了一些书籍，并做过校对员的工作。而在1878年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为受压迫的贫民辩护的评论，同年在“话”杂志上刊登了短篇小说“探求者”的生活插曲”。这是一篇关于描写一个去探求真理和幸福年青知识分子的故事，主人公认为，如果在一对青年人中间没有精神上的接近，没有共同的生活目的，那就不可结婚。作者提出了关于必须把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命题。

这个第一篇故事曾引起了反动批评家的注意，他们对它作了尖锐的批评。

在刊物上出现柯罗连科第一篇故事的那一年，他的整个家庭（几个兄弟和亲属）都被流放到维亚特加省去了，柯罗连科的家庭早已被当作“不可靠的家庭”而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当警察四处搜寻印制革命书籍的秘密印刷所时，曾注意到柯罗连科家中的一切成员几乎是都作过校对员的工作。因此这就有可能结束帮助秘密印刷所。这一英台的嫌疑也就足以使全家都被流放到荒僻的格拉纳夫县去了。

柯罗连科在遭受了警察的极端粗野的横暴压迫之后，更加相信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必要性。后来由于同人民的接近，就帮助他抛弃了民粹派的幻想。在流放的年代中，柯罗连科已成长为一个艺术家了。他非常注意于记载所见到的一切。

柯罗连科在从事制靴职业时，为自己谋得了生活资金。同时也就帮助他去同居民们作交往，研究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不久由于一个警官告密，控告柯罗连科对政治流犯发生了不良影响，说他傲慢无礼，于是他就又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到了一个极北省份——白桦屯。

这是一个贫瘠的沼泽地区，居民都无文化。在这里没有见过带轮的马车，谁也没有穿皮鞋（他们都是穿树皮鞋）。柯罗连科当时是住在小茅屋中，屋里的火炉没有烟囱，所以全屋内总是烟气不断。而就在这种房子内，冬天还要把柴草捆起来，让它的取暖。

柯罗连科在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详细地研究了他们的生活，更加狂热地燃开了“民族解放的梦想”。在那些年代中，他已彻底相信，人民是处在愚昧无知和极端黑暗的环境下，但同时他们也保存有巨大的创造力量，富有着各种的才能。因此也就加强了他对柯罗连科的信心，使他愿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这个时期中，柯罗连科创作了许多的作品——随笔“在白桦屯”，中篇小说“时代”，短篇小说“奇女子”。但是这些作品未能发表。

在1880年，由于警长的诬告，柯罗连科又被逮捕了，并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移民区去了。他辗转于流刑监狱之间。但是不久他就被遣回亚美尼亚居于彼尔姆省了。在这里他继续从事着文学工作，他的一些作品开始付印了，如短篇小说“奇女子”，随笔“不真实的城市”，短篇小说“候审室中的暂时居留者”。

短篇小说“奇女子”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里，冰有成功地创造了一个鲜明的革命姑娘的形象。瘦小的、娇弱的姑娘具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坚定性，以及不动摇的意志力量。什么东西也不能改变她依照着而选定的同专制制度及其僕从依本来的道路向前迈进的决心。

柯罗连科在故事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中描绘出了他自己所具有的那种情绪和心情。当1881年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位时，

柯羅連科拒絕了他們的勸告。他的理由是：自己曾遭受到了專橫和強暴的蹂躪，因此他不能再忠實於這種制度。他寫道：“如果您真誠相信，那種最偉大的力量是在喪失您的神聖時，那么在這種力量面前您會傲然不屈的。”

結果，他重新被捕了，年輕的作家被流放到東部西伯利亞。長期的監禁生活，不斷的轉乘于流刑犯車廂之中，跋涉于驛站張途之上，這些就使柯羅連科獲得了用來創作藝術作品的——批批新的材料。他曾同當代的許多著名的革命者，首先是民粹主義者交結。他徹底了解到了這部外革命知識分子的悲劇是“不要人民參加的鬥爭的悲劇”。

柯羅連科在柳琴下乘馬走了三千俄里，終於到了一個荒僻的邊疆西庫梯省。作家以極大勇敢和堅強精神忍受了沿西伯利亞大河列諾河的一條在冬季難行的道路上的千辛萬苦。在荒僻的村鎮阿姆加的生活也是不容易的。而柯羅連科則是生氣勃勃的，精力充沛的，喜好工作的，他永遠保持着安靜的心曠神怡，這是寧靜而愉快。因此無論是政治犯和刑事犯都很喜愛他。

柯羅連科繼續緊張地工作着，收集着材料，作些評論，進行觀察，並寫了許多的東西。他的許多優秀的作品（如：“馬卡爾的夢”，“鷹”，“殺人者”，“流浪者的婚事”，“机床工人”，“在坏伙伴中”等）都是在这里創作的。其中的某些作品后来又加以改寫，並改用其他的名目出版了。

在1884年流放期滿，作家就到尼日尼·諾夫哥羅德城去了。隨後的幾年間他稱作是其生活中最幸福的幾年。他“與一個心曠的女人結了婚，並全心從事文學”。但他不長馬上成為職業作家的，他曾在伏爾加河的一個碼頭上作些事務性的工作。在1885年在“俄羅斯思想”雜誌上刊載了柯羅連科的短篇故事“馬卡爾的夢”。這篇故事馬上給作者帶來了文學的聲譽。而後

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鹰”，中篇小说“在伙伴中”，而在1886年，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盲音乐师”。在这一年他的第一部书“随笔和短篇故事”出版了。

柯罗连科的家在瓦日尼·诺夫哥罗德城已成了城中文化生活的中心，成了一切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收容所。关于这，警察局局长曾向沙皇密探说：“柯罗连科的家在瓦日尼·诺夫哥罗德城已成了由俄罗斯归来的一切流刑犯的新站，成了住在瓦日尼·诺夫哥罗德城中的不可靠分子的会聚地矣”。

高尔基在八十年代末也在这里住过。他碰到了一个矮壮的，鬃肩宽的，有着一双愉快眼睛的，有礼貌的和质朴的人。柯罗连科是那些在八十年代的极端反动的时刻中没有低头屈服的人。他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上和人民中唤醒公民的自觉心”，并为此进行了“笔战”。柯罗连科对于政论文章花费了很多的创作力量和时局。他提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抨击贵族时代”，要揭露农奴制度。他在自己的以各种化名发表的论文和政论中，痛斥了贵族的反动者，描述了住在伏尔加河中流一带的那些死于1891——1892年饥荒的农民们的悲惨情景。柯罗连科走到各地去，花费了许多的努力来开办慈善食堂。同时他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防止饥饿的措施是有其局限性和缺点的。作家愤怒地谈到了反动的地主们，他们诽谤农民，指责农民懒惰和不願意工作，他们认为他们本身就是饥荒扩大的原因。他得出了结论说：“和居民的贫困……成比例的完全不是歉收的程度，而主要是地方官吏的残酷剥削的程度”。

由在报上发表的一些零篇论文汇编成了一部书，叫做“饥饿的年代”。这部书是对民粹派观点的有力打击。作者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证明了：“在公社中已开始了利益的斗争”，“

一致的、沒有區別的農民，單純的農民——這是根本沒有的；而有的——則是窮人、富人，貴族和農奴——，主人和做工者”。

稍後，柯羅連科又創作了一部新的隨筆體裁的書，叫做“霍亂六年”。這部書與作者根據自己所見到的1892年霍亂流行時居民們的悲慘情景而寫成的。

在許多年的文壇中，作者周遊了俄國的許多荒僻的角落，研究了人民的生活，祖國的自然，並對本國史發生了興趣。他遇到了Л. 托爾斯泰，契訶夫，烏斯吳斯基，給許多的來信換文稿。對柯羅連科來說，有着巨大意義的就是在阿斯特拉罕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會面。柯羅連科很尊敬和喜愛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尚在西伯利亞流放期間，在五庫梯就曾听到了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許多傳聞。因為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曾在那裏住了許多年。“這是一個巨大的天才，屬於理大式的天才”——他關於柯羅連科寫道；並對他的偉大的文壇的前途表示了信心。

柯羅連科成了年輕的高尔基的導師。由於他的推薦，高尔基的短篇小說“伊席吉爾婆婆”在“俄羅斯公報”上刊登了。而在1895年，又刊登了短篇小說“契爾卡什”這個短篇小說奠定了高尔基的文壇聲譽的基礎。後來他在談到柯羅連科在自己生活中起作用時寫道：“他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給了我很多的指示，教戒了很多的東西”。

在1893年柯羅連科又作了一次國外的旅行。他到了瑞士，丹麥、英國和美國。美國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報刊的可收買性，無孔不入的資本的權力，失業現象，壓苦黑人——都受到了作者的直接的譴責。這次旅行的結果，就是寫成的關於描寫在美國的俄國移民的一個短篇故事“啞口無言”。

在柯羅連科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參加了那爾庫爾涅斯克的審判。烏德庫爾涅斯民族的幾個人曾被控告犯了殺人罪。

诸神的罪名。柯罗连科很关心这一案件，因为反动者曾广泛地利用它来镇压少数民族和推行殖民政策。尽管乌德木尔丹人受过两次审判，然而柯罗连科在到达当地后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之后，就力求达到第三次重审这一案件。在这次审判中他曾以辩护人的资格出庭了，还发表了一篇充满对不可反駁的事实的清洗。被不公平地判了罪的乌德木尔丹人宣告无罪了。柯罗连科在刊物上说明了这一案件的一切详情，这一案件在俄国和国外的刊物上曾得到了广泛的反应。

摩尔坦斯克案件曾给与了外国刊物一种藉口，用来诽谤和指责俄国人民，说俄国人民粗犷和野蛮。因此这一案件的公正的判决对于维护民族的尊严来说是很重要的。

作者对于反动派联合势力的英勇反抗——这就是能够说明柯罗连科极端勇敢和品格高尚的事迹。他的声誉和威望日益成长和巩固了。

作者生平 and 创作道路的各个基本阶段就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早期作品和在90年代所写的东西中，有一些是具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的方向。例如，短文“海”就是这样。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描写了一个航行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的、刚毅不屈的逃亡者。作者很赞赏这个逃出黑暗监狱的人。他不畏死地个对个地同大海搏斗，渴求着自由。

在1886年出版了“女花神的传说”。在这部作品中，玛那赫娜——这位为解放人民而同压迫者作斗争的战士的浪漫主义的形象，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柯罗连科后来关于这个理想的主人公的形象曾写道：“我以为，我相信，我深信在理想的人的形象中，佔着正常地位的应是对暴力的憎恨和忿怒，应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独立和自由而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永远的决心。这种形象就是品格完善的人的榜样”。

故事「馬卡爾的夢」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為柯羅連科打開了通向「大」文學界的黃路。他的主人公是住在五庫梯的一個俄國移居農民馬卡爾，他「拼命工作，過着很苦的生活，忍受着貧困和飢餓……一輩子受到迫害……他們受到村長、酋長、陪審員、縣警察局長的迫害，這些人逼着他們交稅；他們受到神父們的迫害，神父的要他們借錢給教會；他們受到貧窮與飢餓的迫害；他們受到严寒和酷暑，水災與旱災的迫害；他們受到凍結的土地和險惡的大森林的迫害。（引自倪曉譯「柯羅連科」第十八頁）。

……斯柯金娜往前走去，看着大地，不知道他們會把她趕到那里去！還有她！」

馬卡爾的生活是可怕而艰苦的；正如人民中許多類似他的人生一樣，但是作者指出了，即使在這一個受壓制者的心靈也覺醒了反抗的意識，覺悟到被迫過這種生活是不公平的。

在故事里廣泛地運用了民間傳說、童話和幻想的主題。馬卡爾夢見他自己死了，被送到上帝那里去受可怕的審判。他站在至高大神東約的面前，勇敢地譴責了執政者和法庭的不公平現象，為不幸的人們和他自己本人辯護。馬卡爾懂得「他生下來是和別人一樣的，——他有明亮的、睜大着的眼睛，在眼睛裏反映了大地和天空，他有純潔的心，願意接受世上一切美好的東西……他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在他心裏已經忍无可忍了。」

農民的生活是和大自然分不開的。在大自然里，作者找到了絕妙的彩色和線條幫助他揭示出被壓迫者的覺醒意識的象徵。這就是為什麼以這樣高度抒情詩似的激動心情描寫了自然景色，特別是馬卡爾眼前的日出時的景色。「最初，從地平線上射出了几線光芒，它們很快就佈滿着天空；而使明亮的藍天變得暗

然无光了，于是星沉了，月落了。积雪的原野变暗了。这时候在原野上升起了雾，像可敬的哨兵那样站在原野的周围。但是，是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在东方，雾轻轻地飘动起来，好像金甲的战士在向山谷致敬。从它下面升起了太阳，它站在金光内耀的峰顶上环顾原野，一种空前的，眩人眼目的光辉照耀着整个原野。雾又像一个极大的环圈似的庄严地上升着，向西才散开，飘向摇曳直上天空。马卡尔似乎听到了美妙的歌声。这似乎是那一支久已熟悉的，每次大地欢迎太阳时所唱的歌。但是，在这去马卡尔从来没有给它应有的注意，这是第一次才懂得了这支歌是多么美妙。他站在那里倾听着，不愿意再往前走，他愿意永远永远站在这里倾听着。」

这样，作者以极大的技巧运用了风景来阐明作品的基本思想——被压迫人民的意识的觉醒。

在创造马卡尔的形象时，柯罗连科力求强调社会的反抗情绪，这种情绪在人民中甚至在最愚昧无知的人中间都已经产生起来，巩固起来了。

这一思想含蓄在美妙的传奇小说「林啸」里。在这部小说里谈到了被强暴的和被压迫的人民对有权有势，残酷成性的老爷们进行的裁判。在故事「鹰」里创造了以「沃里·沃留什卡」（意志）为名的，克服了各种难以置信的障碍和困难的流浪人的鲜明形象。

在故事「堪瓠的河」里，柯罗连科创造了强大的，能够建立功勋，能够作出伟大事业的人的形象。作者虽不是没有看见俄国农民的情性和他们的精神状态，但是同时必须指出最主要的东西——强大的，尚未觉醒的，当时情况还没有能促使它出现的那种潜在力量。

在中篇小说「城市无主」里，作者中刻画了八个平凡人的形

象佔着中心地位。馬特威·洛靜斯基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而來到了美國，來到了紐約——資本主義世界的巨大中心之一。一開始的時候，不平常的，不習慣的新生活簡直把洛靜斯基弄得暈頭轉向，但他要漸漸仔細地觀察了它，於是開始認清了資本主義社會里的許多缺點。

作者對資產階級民主作者表示了否定的態度，指出了，在美國「誰都一樣，只要給我錢」。小說的主人公相信美國的自由是虛妄的，這是一種公然進行掠奪的自由——「人們互相切斷咽喉——這就是自由。」

馬特威變成了無數的失業者中間的一個人，流浪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街頭。他和其他一些無家可歸，沒有棲身之所的人一起參加了失業者大會。逐漸地，在過去曾是農民的這一個人身上產生了由於貧困而要與伙伴們團結一致的感覺，同時也產生了要反抗社會的不公平現象的感覺。「在洛靜斯基的胸中激起了某種不熟悉的，沒有體驗過的強烈感覺。在美國的土地上，他第一次站在群眾之中，這些人的感情是他所理解的，同時這些人的感情也就是他自己的感情……他忘記了他不懂得這個國家的語言，忘記了他沒有護照，忘記了他在这个國家里是個無家可歸的人。他忘記了一切，他朝前擠着，期待着什麼，在孤獨無助的時候，突然意識到自己和無數的群眾在某種共同的感情中，他真是欣喜若狂，這種共同的感情洶湧地起伏着，宛如拍打着陡峭的河岸的波浪。」（引自倪曉譯「柯羅連科」，第34頁）。

馬特威·洛靜斯基落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簡直沒有可以維持他生命的金錢了。但是當有人建議，讓他出售他參加選舉的投票權來支持某一個團體時，馬特威都斷然拒絕了這一建議，並說：「投票權還不是為了要讓人走出賣它而給予一個人的。」

马特威·洛赫斯基的形象之所以吸引人是在于他所表现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质——那就是争取独立的意图以及勇敢、善良、正直等性格特质。同时作者也指出了从旧俄罗斯乡村野蛮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落后的、消极特征——特别是自卑心理。但是出于相信了自己的力量，由于力求保卫和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逐渐克服了这种心理。

在90年代里，柯罗连科的最卓越的作品是中篇小说「盲音乐家」。小说的主人公——青年彼得·波波耳斯基生来就是一个盲人。关于盲人所处地位的悲剧性这样一个主题曾经有许多作家写过，柯罗连科的成就是在于，他并未仅仅限于纯粹艺术地阐明这一主题的心理方面，而是在社会方面解决了这一主题。

彼得鲁斯是在家庭里教育起来的，家里人疼爱他，保护着他。他从来没有感到物质上的艰难，围绕着他的是俄罗斯南方的美丽的大自然。孩子从幼童时期起就发展了敏锐地感知声音的能力，但是逐渐地他开始意识到在认识世界方面的他的能力的局限性，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他身上加强了与世隔绝的感，发展了力求离群独处的感觉和暴怒的性格。他开始脱离人群，于是彼得鲁斯的性格畸形地发展起来了。

孩子性格上的这一切变化都在他教师——马克西姆舅舅的注意之中。这位教师是一位老战士，是意大利人民解放战争领袖加里波利的战友之一。在争取自由的战役中，马克西姆丧失了一手一足，但是依旧保持着勇敢和善心的激情。现在他幻想把他一个人教育得能够代替他继续着「为被压迫者吃苦」这一使命去展开斗争。

马克西姆懂得，只有让彼得鲁斯亲身经历人民的苦难才能加强他的精神力量。他引导他到像他一样的盲目的平凡人群中去。于是彼得鲁斯背上背包，穿起褴褛的衣裤和讨饭的盲人一

起到市集和街上去。由于亲身经历了人民无限的苦痛，他的精神力量坚强起来了。「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迎着他来的总是玄妙、广大、无边无际的世界的新声音，这些声音现在代替了奥兰群岛的庄国里的潺潺而使人欲睡的轻悄的声音……丧失了视力的眼睛的视界扩大了，胸襟开展了，听觉更加敏锐了；他……在草原的篝火旁过夜、听到了市集和商场上的喧嚣声音，懂得了盲人，也懂得了非盲人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止一次地紧紧地压痛着他的心……」

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而坚定了，这就引起了他要造福于人，要使人的生活得舒服些的热烈愿望。

彼得鲁斯从幼童时期起就倾心于音乐了。他曾经很多次听到车夫伊奥欣用自己做的笛子吹出来的奇妙的调子。这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音乐家。「好像它（笛子）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在那听得特别清晰的傍晚时候，他的感情上的每一种的转变，他的痛苦心情的每一种不同的程度，这时候都在他奇妙的笛子里震荡着，轻轻地从它里面发出来，然后连续地响亮地奔放着。」

彼得鲁斯记住了许多民间曲调，音乐成为他的存在的一部分，在他身上觉醒作曲家的才能。这种才能找到了出路。能使盲目的青年走上有所成就的生活的道路是确定了。这一道路就是音乐。小说是以这样的尾声来结束的，即在尾声里看到了，盲音乐家，作曲家彼得·波波耳斯基谱出了他的以人民主题为基础的美妙的即兴文作。「声音更响亮，更坚强，更完美了，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抓住了情感一致的，凝神静听的观众的心……是的，他表明了……在他的心灵里，一种生文感觉代替了一己的，难以抑制的、盲目的痛苦，他感觉到了人世的忧伤和人世的欢乐，他表明了，他能够使幸福的人想起不幸的人来。」

彼得鲁斯人民的创造力要鼓舞着，被他们的苦难和天才丰富

看，他就能克服了自己生活中的悲剧，变成了造福于人民的人了。

作者肯定了这一思想，一个人只有和人民联系在一起，才能感到满足，才是幸福的。只有当艺术是在人民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并为人民服务时，它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一个人脱离了人民而把自己封锁在「我」的殻子里，不能够压抑「忧伤的利己主义」，不能够克服个人的苦难——那末他就注定会趋向精神上的死亡。

年青妇女叶维琳帮助她战胜了个人的痛苦。她热烈地爱着这一个瞎眼青年，她成为他的妻子，以便在「人生的平凡功绩」里找到真正的幸福，找到足以证明自己的生活与道德上是正确的根据。

整个小说贯穿着深刻的、细腻的情感情调，有着哲学基础，表现了作者对人民创作力的坚定信念。在这一部作品里充分表现了柯罗连科本人的感情和心情，他对平凡人的热爱。

柯罗连科力求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解决艺术中的英雄事迹的问题。他看到了努力「在群众作用的基础上指出个人的作用」乃是新艺术的任务。他断言，一个英雄应从「群众的英雄行为中吸取力量」。因此，柯罗连科力求证明，必须在平凡人的形象中，在平凡的生活里表现英雄事迹而不要在抽象的条件中表现它。柯罗连科写道：「不要回避平凡的生活，不要嘲笑日常的平凡事件……不，必须……投入在周而复始着的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它，研究它，竭力从其中找出可爱的东西。」

他认为，文学的新方向，必须把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1896年柯罗连科迁居彼得堡，在这里他一直住到1900年。在这些年月里，他家患着很重的病——由于两个小女儿文亚用

引起的神经震荡，尽管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继续进行了紧张的写作，还参与了「俄罗斯的财富」这一杂志的工作。他又邀请丁库普林、马明、西比累克、维列兹耶夫等参加杂志工作，帮助高尔基、腰依菲廖维支、波特雅契夫等人发表他们的早期作品，读了几十位青年作家的手稿，帮助他们成长起来，还教育他们。

但是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就是「俄罗斯的财富」这一杂志乃是民粹派的机关报。在许多极为重要的论点上柯罗连科和民粹派是有分歧的，但是同时他却没有和它决裂，而且还和这一流派的大活动家例如米哈依洛夫斯基是很接近的。结果，柯罗连科就不敢正确评价或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住在彼得堡的时期，柯罗连科主要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出现的。这一时期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篇散文诗「火光」（1900年）。它表现了对光明日子即将到来的坚定信念：「终究……终究在前面……有着火光。」

1900年柯罗连科来到乌克兰，定居在波尔塔瓦，在这里住了二十一年。离开了彼得堡和那里的常年喧嚣的环境，在新地方作家感觉到舒服得多了。他写了「在哥萨克那里」的散文，这是根据他1900年在乌克兰旅行时所收集的材料写的。此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西伯利亚的故事」（「严寒」、「最后的光芒」、「皇上的驛車夫」、「封建主」）。在这些故事里描写了西伯利亚及其居民，这一篇篇而僻这地区的粗犷的但是美妙的大自然。

1903年柯罗连科创作了故事「并不可怕」，在故事里尖锐地批评了庸俗见解和小市民习气。同年他认识了乌克兰作家 M. M. 柯秋宾斯基。若干时日以前，在1902年，柯罗连科为